

白夜

White Nights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白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陆永昌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夜/(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陆永昌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白… II. ①陀…②陆…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95 号

白 夜

译 者:陆永昌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5.625

字 数:4020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I·006

定价:323.0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也是在思想和创作上极具矛盾性的作家。正是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构成了他系列作品的艺术魅力,使之与托尔斯泰齐名。高尔基曾对之进行过中肯的评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个都足以与威廉·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都有过不好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平民,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使得他自小就养成了对贫穷下层人民和宗教的深厚感情。自一八四四年他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来,他创作了系列的“小人物”小说,继承和发扬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写“小人物”的传统,拓展了对主人公心理的细腻刻画的特色。

《白夜》完成于一八四八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它也是一篇关于“小人物”的中篇小说。小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主人公心理惟妙惟肖的刻画表达得淋漓尽致。《白夜》讲叙了一个以幻想度日的人和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与奶奶相依为命、与房客私订终身的姑娘纳斯金卡四个夜晚心与心的交流,对爱的追求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由陌路成为知己甚至情人。但又是对爱的承诺和关照使他们又各归其位,前者仍活在幻想之中,后者则与心爱之人步入结婚殿堂。然而,瞬间的心与心的碰撞则成永恒。小说全文由四个夜晚构成,以主人公的对话和心理表述为主要内容,这使得笔下的两个小人物

形象生动鲜明,心理展示得细致全面,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颇值得品味把玩。当然,此中所描写的“小人物”幻想中的病态心理有时失之过细,使得其略显神经质和悲观态度。瑕不掩瑜,《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读者可以一阅为快!

本书还收入了《赌徒》和《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等。

目 录

白夜

第一夜	(5)
第二夜	(15)
第三夜	(40)
第四夜	(47)

脆弱的心

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31)

赌徒

第一章	(163)
第二章	(172)
第三章	(177)
第四章	(181)

第五章	(186)
第六章	(195)
第七章	(202)
第八章	(208)
第九章	(216)
第十章	(224)
第十一章	(236)
第十二章	(244)
第十三章	(256)
第十四章	(266)
第十五章	(275)
第十六章	(284)
第十七章	(293)

白 夜

……莫非他的来世,只是为了在你心灵中
作片刻的伴侣? ……

伊万·屠格涅夫

第一夜

夜景优美异常,亲爱的读者,我们只有在花样年华时,也许才能有那样的夜晚。满天的星斗密密麻麻,天空通亮无比,您只要看上它一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自我发问:在这样的天空下,每个生气、任性的人还能生活得下去?这也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不过,天啊,您心里还是多问问!……说到一些任性和生各种各样气的先生,我也不能不想起自己在这一整天的雅行。从一大早起,一个奇怪的烦恼就开始折磨我。我突然觉得,所有的人都丢下了我,撇开了孤苦伶仃的我,所有的人都不再理我。当然喽,任何人都有权问:这所有的人究竟是谁?因为我这个人在彼得堡已经住了八年,没能搞上一次交际。不过——我要交际有什么用?不用交际,整个彼得堡我都熟悉;这就是当整个彼得堡突然动身去别墅时,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撇下我的原因。剩下我一个人,我很害怕,于是,整整的三天,我心烦意乱,在城里荡来荡去,一点儿也弄不明白,我会发生什么事。无论是去涅瓦大街,去花园,还是在沿岸街上徘徊——在某个时候,在整整的某一年里,在某个地方,我所熟悉的脸,一张也没有见着。当然喽,他们不认识我,可我倒是认识他们。我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几乎研究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当他们面带喜色时,看着他们,我赏心悦目;当他们愁眉苦脸时,我闷闷不乐。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候,我在方坦卡河旁都会遇到一个小老头,差一点儿和他交上了朋友。他的面部神情很威严,很深沉,鼻子下的嘴总是悄悄说着什么,左手不停地摆动,而右手拄着一根疤多节多的金镶头手杖。他也注意到了我,对我怀起同情心来。在固定的时候,只要我不在方坦卡河旁的那个地方,我深信,他定会突然怏怏不快。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时差一点儿相互鞠躬打招呼,特别是在两人情绪好的时候。几天

前,我们整整两天没有见面,到了第三天,我们碰上了,我们的手已经开始摘帽,幸亏我们猛醒了过来,手松开了,各自同情地从对方的身旁走了过去。我连房子也熟悉。当我走路的时候,每座房子都好像奔到我前面的马路上,从所有的窗眼里看着我,几乎都在说:“您好,贵体怎样?我嘛,苍天在上,身体康健,五月份要给我加层楼。”或者是:“您的身体好吗?我明天要维修了。”或者说:“我差一点儿被烧掉,可把我吓死了”,如此等等。他们中有我最喜爱的,有我的密友;今年夏天,其中一幢还打算给建筑师治一治病。我将每天故意到它那儿弯一弯,可别把它治坏了,上帝保佑它吧!……但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一所特别漂亮的浅红色小房子的事。这是一所砖石房子,可爱极了,每当我从旁边走过时,它看我特别殷勤,看它自己蠢笨的左邻右舍特别傲慢,看得我的心都乐开了花。在上星期,我在街上走,我朝朋友一看——突然听到了抱怨声:“他们把我涂成了黄色啦!”恶棍!暴徒!无论是圆柱,还是屋檐,他们什么都没有放过去,于是我的朋友变成了黄色,像一只金丝雀。为此事,我差一点儿倒出肚子里的胆汁,至今,我都没有勇气去看一看我这个被毁了容的可怜人,它被重重地涂上了世界帝国的色彩。

总之,读者,您明白,我对整个彼得堡是何等的熟悉!

我已经说过,整整的三天,我一直是焦躁不安,直到我悟出它的原因所在。我在大街上心情不快(一会儿这个没有,一会儿那个没有,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就是在家里,我自己也是魂不附体。花了两个晚上在想:在我的栖身之地,我缺啥?为什么住在里面这样不自在?——我困惑不解地打量着自己熏黑了的绿墙壁、挂着蜘蛛网的天花板(马特廖娜培养蜘蛛网真出色),我重新察看自己所有的家具,仔细地看了每一张椅子,我在想,灾难是不是在这里呢(因为我这里只有一张椅子放在不是昨天放的地方,所以我魂不附体)?我看着窗户,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心里丝毫没有变得轻松一点儿!我甚至本来想把马特廖娜叫来,就蜘蛛网,就到处乱糟糟的,立即训斥她一顿,但她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一个字

都没有回答就走开了，因此蜘蛛网至今仍然在老地方太太平平地高挂。我只是在今天早上最终才琢磨出是怎么回事。唉！要知道，他们甩开了我，缩进别墅里去了！请原谅这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字眼，可我哪能称得上用什么高雅的文体？因为要知道，在彼得堡有过的一切，不是搬走了，就是正在搬到别墅里去；因为每个外表上仪表堂堂、可敬可畏的先生雇了马车，我看着他们顷刻间变成了可敬可畏的一家之长，在处理完多少日常公务事务之后，他们轻轻松松地动身去自家的腹地，去别墅；因为现在每一个过路的人都完全是另一副特别的神态，他们差不多对每一个碰上的人都说：“先生们，我们在这里，不过是这样，是路过的，过两个小时，我们就去别墅了”。白得像白糖一样的纤细的手指，先是咚咚地敲了敲窗户，接着，窗户被打开了，一个美貌女郎探出了小脑袋，招呼一个卖盆花的人过来——马上，我转眼间就意识到，这些花，纯粹是买一买，也就是说，完全不是为了在春天闷热的都市住宅里欣赏欣赏，而他们很快，很快就全家搬到别墅去，花也随身带走。除此之外，我本人的一个崭新的、特别的发明成绩斐然，只要凭一个神态，我已经能够准确无误地标出，谁住什么样的别墅。住在石岛、药房岛或者彼得戈夫大道旁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举止文雅，夏装时髦讲究，他们进入城池的马车华丽。住在帕尔戈洛夫，还有住得更远一点儿的人，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他们自己显得精明理智、庄重；克列斯托夫岛的常客则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闻名遐迩。我常常能见到一条长长的车夫队伍，他们手里拉着缰绳，懒洋洋地在马车旁走着，各种各样的家具堆成了山，桌子、椅子、土耳其沙发和非土耳其沙发，还有其他家当，家当上，比什么都高，在马车的峰顶上，常常端坐着一个瘦弱的女厨子，她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死死地守护着老爷的财产；我常常见着一条条沉重地装着家具的船只，它们沿着涅瓦河或者方坦卡河轻快地移动，到了黑河或者各岛屿——我眼中的大马车、船只增加了十倍，增加了百倍；我觉得，一切都动身上路，一切都成群结队、长龙似地搬往别墅；我觉得，整

个彼得堡都有变成荒野之虞。所以，最终，我开始感到惭愧、遗憾和难过；我根本无处可去，也根本用不着去别墅。我已做好准备，坐任何一辆大车走，准备好同任何一位雇着车夫的可敬可畏的先生走；可是，压根儿谁都没有邀请我，没有一个人；他们好像把我给忘了，我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个外人，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路，走了很久，所以，通常也是，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在什么地方，突然，我不知不觉地发现来到了关卡旁。刹那间，我乐了，接着，我跨过栏木，在已播下种的田野和草地之间走，我非但感觉不到疲劳，反而我全部的身心都觉得，一种积压在我心头的重负正离我而去。所有过路的人都彬彬有礼地看着我，他们差一点儿行鞠躬礼；大家都不知乐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抽雪茄烟，于是，我也乐了，这儿在我身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似乎突然来到了意大利——我，这个有病的城里人，一个在城墙里差一点儿被闷死的人，此时完全倾倒在大自然中。

我们彼得堡的大自然，顷刻间也会莫名其妙地动人，随着春回大地，她一下子显示出自己全部的威力，显示出上帝赐给她的所有力量，她披上了绿装，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不知怎的，她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病弱、面容憔悴的姑娘，您看着她，会时而惋惜，时而怀有一种同情的爱，时而简直压根儿没有发现她，不过，她突然间，在那一刹那，变得莫名其妙的美，预料不到的美，神奇的美，而处在惊讶、陶醉中的您，不禁要自我发问：是什么力量使这双忧郁、深沉的眼睛发出强烈的火焰？是什么东西使这苍白、瘦削的面颊泛起了血色？她这娇嫩的面容上怎么会充满激情？她的乳房怎么会这样高高隆起？什么东西使这个可怜姑娘的脸突然变得如此漂亮，变得有力量、有活力，使她笑容满面——容光焕发，散发出阵阵爽朗、开怀的笑声？您环顾四周，您在找人，您在揣摩什么……但是，此刻一过，说不定明天您见到的，又是那种深沉的、漫不经心的目光，还是像过去一样，又是那种苍白的脸，又是那种唯唯诺诺、怯声怯气的动作，甚至是一种后悔的样子，甚至是一种万般忧愁和

因流逝的激情而懊丧的泪水……于是您遗憾，遗憾这一刹那的美消失了，如此之快，如此一去不复返，遗憾的是，在您的面前，她片刻的闪烁是多么虚幻、枉然——您遗憾，您连爱她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夜晚总比白天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返回城里的时候非常晚了，在我将走近家时，十点钟已经敲过。我途经一段河堤，此时这里连一个活的灵魂都见不着。不错，我住在城里的最边远的地区。我走着、唱着，因为我幸福的时候，嘴里总是轻轻地自我哼点儿什么，我也像每一个幸福的人一样，既没有朋友，又没有好的熟人，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也找不到人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突然，发生了一件最为意想不到的奇遇。

在路边，有一个女人贴着河栏杆站着；胳膊肘支在栏杆上，看来，她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浑浊的河水。她戴着一顶特可爱的小黄帽，披着一件精美的黑披肩。“是一位姑娘，而且必然是个黑发女郎。”我想。看来，她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我屏住气，心里怦怦直跳，打她旁边走过时，她连动都没有动。“怪了，”我想，“对了，她想什么事，想得太入神了。”我的脚忽然像被钉住一样停了下来。我似乎听到了沙哑的痛哭声。是的！我没有弄错，姑娘在哭，过了一会，她还一阵又一阵地抽泣。我的天啊！我的心缩成一团。无论我这个人怎么不敢与女人打交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啊！我转过身，走到她的跟前，真想说：“女士啊！”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一感叹的称呼在俄国上流社会的所有罗曼史中，已经说了上千遍。这堵住了我的嘴。然而在我搜索枯肠觅词时，姑娘醒悟了过来，她环顾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迈开了脚步，沿着河堤打我身旁一溜烟滑了过去。我立即跟在她后面走，不过，她猜着了。她离开河堤，横穿大街，走到人行道上。我不敢穿大街。我的心，就像被捉住的鸟儿的心一样，突突地跳。突然，给我帮忙的机会来了。

在人行道的那边，离我的陌生的女人不远，忽然出现了一个穿

燕尾服的先生，他已上了年纪，但不能说，他的步态是上了年纪人的。他晃晃悠悠，警觉地挨着墙走着。姑娘像一支箭似地穿行，既急急忙忙，又怯生生的，她完全像所有的姑娘一样，不希望夜间有谁自告奋勇地送她们回家，当然喽，要是我的命运之神不开导这位摇摇晃晃的先生寻找极端的手段，他怎么也赶不上姑娘。我的这位先生二话没说，忽地冲了出来，迅速地飞奔，拔腿去追赶我的这位不相识的女人。姑娘行走如风，但是微微晃动的先生追啊，追上了，姑娘猛地惊叫了一声——接着……这一次，我的右手上碰巧有一根瘢疔多的好拐杖，为此我得感谢命运之神。我霍地跑到人行道的那一边，不速之客蓦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考虑到了他不是对手，他默默地退却了，只是到了我们相距很远很远的时候，他才用相当凶的行话向我抗议。不过，他的话只能是勉强地传到我们这儿。

“请您把手伸给我，”我对我的陌生女人说，“他就再也不敢死气白赖地纠缠了。”

她默默地把自己的手给了我，由于激动和恐慌，手还颤抖着呢。啊呀，这个不速之客！在此时，我是多么感激你啊！我向她看了一眼：她太可爱了，是个黑发女郎——我猜准了；在她的黑色的睫毛上，还闪烁着流出的泪花，是由于刚刚的恐慌，或者由于昔日的苦难——我不清楚。但是，在她的嘴唇上已经漾着笑容。她也偷偷地看了我一眼，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低下了头。

“您瞧，您那时为什么赶开我？要是我在这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可我不了解您，我想您也是……”

“难道您现在就了解我？”

“有了一点儿。瞧，比如说，知道您为什么发抖。”

“啊，您一下子就猜中了！”我欣喜地回答说我的姑娘是个聪明的姑娘：姑娘的美貌从来都不碍事。“是的，您一下子就猜到了您在同谁打交道。不错，我在女人面前总是害羞，我很紧张，一分钟